

中华藏典

中国古代艳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华藏典之：

# 中国古代艳史

第三卷

宋代十八帝逸史 中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吉林摄影出版社

## 中华藏典·中国古代艳史之：

## 《宋代十八帝逸史中》目录

- 第十七回 静香轩孀妇怀春  
兴庆坊公主再醮 ..... (1)
- 第十八回 图大事光义挥金  
乱宫闹惠妃纵欲 ..... (5)
- 第十九回 秋千架上惊魂荡魄  
芍药圃前蜜爱轻怜 ..... (8)
- 第二十回 李筠孤忠报周朝  
刘氏抗节感太祖 ..... (12)
- 第二十一回 立约言密藏金柜  
收边境平定荆南 ..... (15)
- 第二十二回 奇珍异宝岷宫冷  
箫鼓画船锦江秋 ..... (19)
- 第二十三回 杨柳海棠梁州曲  
冰肌玉骨洞仙歌 ..... (23)
- 第二十四回 红锦褥中藏艳骨  
白杨树下见幽魂 ..... (26)
- 第二十五回 粉香花气莲池曲  
檀板金樽柳枝词 ..... (30)
- 第二十六回 铁如意指挥三军  
金凤钗手剔孤灯 ..... (33)
- 第二十七回 鲜花宝炬供张仙  
玉碎香消中冷箭 ..... (37)
- 第二十八回 玉堂珠殿兴土木  
炼汞烧丹费心机 ..... (40)
- 第二十九回 霞裾云幄启巫风  
斗虎抵象残民命 ..... (44)
- 第三十回 星流天雨兆灭亡  
白雪阳春歌宛转 ..... (47)
- 第三十一回 舞伎歌童开夜宴  
杏朱梨粉窥晓窗 ..... (51)

第三十二回	陶学士馆中遇美 李国主池畔垂纶 .....	(55)
第三十三回	金莲花上观妙舞 红罗亭中逼承恩 .....	(58)
第三十四回	小周后秘制帐中香 李后主始创北苑妆 .....	(62)
第三十五回	十万水军歼采石 一曲离歌别江南 .....	(65)
第三十六回	疑怪物英雄初诞 宴父老豪杰还乡 .....	(69)
第三十七回	烛影斧声留疑案 见机纳土献版图 .....	(73)
第三十八回	庆生辰钱俶亡身 赐药酒李煜绝命 .....	(76)
第三十九回	遭疑忌皇子自刎 修宿怨妹丈殉边 .....	(80)
第四十回	沙河口曹彬败绩 陈家谷杨业捐躯 .....	(83)
第四十一回	讨蜀乱宦官掌兵 战夏寇小将却敌 .....	(87)
第四十二回	寇准片言立储君 吕端独力立帝位 .....	(90)
第四十三回	康保裔血流战阵 杨延昭冰冻坚城 .....	(94)
第四十四回	鼓乐喧阗拜天书 典礼辉煌封泰岱 .....	(97)
第四十五回	小贩儿骤膺武职 花鼓女正位昭阳 .....	(100)
第四十六回	移山陵王曾劾奸 结女巫丁谓获罪 .....	(104)
第四十七回	服袞冕太后谒庙 宠美人仁宗拒谏 .....	(107)
第四十八回	侵边疆元昊入寇 违节制任福尽忠 .....	(111)
第四十九回	增岁币富弼奉使 进词曲柳永获谴 .....	(114)
第五十回	狭路相逢囊帙一笑 中宫饮宴肇祸三更 .....	(117)

- 第五十一回 承大统旁支入继  
议崇封聚讼盈廷····· (121)
- 第五十二回 行新法误用怪僻人  
引刑律狡脱谋夫女····· (124)
- 第五十三回 进图画郑侠谏主  
咏诗句苏轼贬官····· (127)
- 第五十四回 进贤臣朝政清明  
黜奸党人民悦服····· (130)
- 第五十五回 绍述事众奸佞登朝  
恃宠爱刘美人进谗····· (133)
- 第五十六回 兴冤狱皇后修行  
生太子贤妃正位····· (136)
- 第五十七回 黜邪任贤政治清明  
继志述事朝纲紊乱····· (138)
- 第五十八回 郑贵妃宫中专宠爱  
张天师殿上显神通····· (141)
- 第五十九回 信方士大筑宫观  
导微行私人青楼····· (144)
- 第六十回 皇帝吃醋借端逐词人  
女子观灯乘机窃金盞····· (147)
- 第六十一回 艮岳成山禽飞鸟舞  
睦州肇乱财尽民穷····· (150)
- 第六十二回 贪小利背盟纳降将  
请内禅刺臂上血书····· (153)
- 第六十三回 罢战议和益炽寇氛  
去忠留奸竟犯众怒····· (156)
- 第六十四回 促进兵老将捐躯  
通蜡书宰相误国····· (159)
- 第六十五回 挖目齑肉庸臣结果  
割须弃袍老贼逃生····· (162)
- 第六十六回 赴敌营万民挽驾  
立异姓二帝蒙尘····· (164)
- 第六十七回 贪生怕死皇帝作俘虏  
应天顺人蕃王继大统····· (167)
- 第六十八回 诵唐诗遗恨渡河  
幸浙省迁都避寇····· (170)
- 第六十九回 英雄美人成眷属  
保母宫女殉殇儿····· (173)

- 
- 第七十回 吴嫔御雕弧退兵  
梁夫人桴鼓助战····· (175)
- 第七十一回 兀术悬赏出江口  
岳飞引军复建康····· (178)
- 第七十二回 充内间夫妇同归  
誓报国弟兄著绩····· (181)
- 第七十三回 复襄汉岳家军施威  
保江淮韩太尉克敌····· (184)
- 第七十四回 平水寇单骑赴贼巢  
请终丧结庐傍母墓····· (187)
- 第七十五回 勇吴淝力障陇蜀  
智刘珮计守顺昌····· (189)
- 第七十六回 诏班师千秋遗恨  
坏长城三字沉冤····· (192)
- 第七十七回 受册封迎还母后  
贪富贵假冒帝姬····· (195)

# 宋代十八帝逸史 中

李逸侯 著

## 第十七回

### 静香轩孀妇怀春 兴庆坊公主再醮

话说太祖走到了静香轩，正拟入内与燕国长公主叙谈，刚才步近窗前，忽听得一声长叹，其声悲而且怨，异常动人。便停住了脚步，立在窗前，向内窥视。那窗扇嵌着很透明的琉璃，看将进去，甚是明了。原来发这一声长叹的不是他人，正是太祖的胞妹——燕国长公主。他因在沉香床上，春睡方醒，抖起了一腔幽怨，所以发出这声长叹。太祖见他斜倚牙床，双眼惺忪，似泣非泣，显露着不胜伤春的模样，房中静悄悄的，鸦雀无声，也没有一个宫女在旁侍候。

太祖瞧见这般行径，早已明白他的意思，不觉暗暗点头道：“御妹正在青年，没了妹丈，寡鹄孤鸾，形只影单，无人陪伴，怎么叫他不伤心呢？这却是朕的过失了，像御妹的年纪，应该早早替他觅取才貌双全的人，遣嫁出宫，才是道理。如何竟会忘记得连影儿都没有呢？”

你道太祖因甚说出这番话来？只为太祖有胞妹二人，一已夭逝，追封为陈国长公主；一曾嫁米家为妇，丈夫名唤米德福，不幸那米德福没有福气做皇帝的妹丈，一病而亡，抛撇下少年妻房，又没生下男女，家境十分艰难。太祖在周世宗时，便奉了杜太后之命，接了回来，一同居住及至太祖登了大宝，遂封他为燕国长公主，迎接太后入宫以后，公主也就奉了太后懿旨，到宫内存身。太后因疼爱女儿，不忍相离过远，便告知太祖，把仁寿宫里的静香轩，赐给公主作为闺房。太祖手足情深，哪有不允之理，况且太后年迈，皇后妃嫔，不过早晚之间，到仁寿宫请安问候，虽为天子之母，倒因着宫闱礼节，不如庶民之家，媳妇对姑嫜，时刻可以见面。现在得公主住在静香轩内，就在仁寿宫里面，便可以早晚陪侍太后，免使年高之人，冷清清的举目无亲，还有些宫女内监奔走使令，岂不甚好！所以太祖听了太后的慈谕，立刻满口答应，传下旨意。把仁寿宫的静香轩，赐给燕国长公主居住，并派遣二十四名宫女，十六名内监，侍候公主。杜太后见太祖看待公主如此情重，心内大悦，即命公主迁入静香轩中，早晚陪侍太后，赐赉甚厚。哪知公主虽然置身禁御，养尊处优，享着皇家的富贵，却因韵年守寡，深宫寂寞，难耐凄凉，对着那春花秋月，便觉情绪恶劣，万般伤怀，触处都是悲感。又因这种愁恨，只有自己蕴蓄胸中，不能对人诉说，心里更是难受。现当芳春时候，白昼初长，公主朝见过太后，回至静香轩内，愁绪萦心，四肢慵懒，便遣退宫女，倒身在牙床上面，暗暗饮泣。独自一人，伤感了半日，不知不觉，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只见金炉香尽，罗帐四垂，寂寂无声，春昼正永。公主触动了伤春情怀，便连连的打了几个呵欠，伸了一伸懒腰，浑身软绵绵的，一丝气力俱无。只得扭动纤腰，徐徐坐起，但是坐虽坐了起来，觉得一阵心跳，丹田中有一股热气，向下直注，倾泻而出，不一会那锦缎做成的盘金绣花裤，便淋淋漓漓，淌了一阵又冷又湿的东西出来。公主此时浑身无力，软洋洋的斜倚牙床，把一块绣花大红汗巾，掩着香口，将银牙紧紧咬住，那条汗巾，咬得响个不已。公主挣扎了半日，虽然春情略泄，但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究竟是个悬虚景象，哪里偿得心头之欲。想到这里，不觉把欲火更加提将起来，顿时耳红面赤，眼中金星乱进，耳边似乎有一种极细的男女欢爱之声，直贯入内，公主的心神，已到了情魔幻景里面，如何还忍耐得住！半眠半倚的靠定盘龙双凤床柱，一个身体，晃晃荡荡，一双秀目，忽开忽闭；手脚如浸在冷水里面，那绣裤内，比较方才的淋淋漓漓，已经多了数倍。公主昏沉沉的半晌，方才略略清醒，伸手向两股间一摸，不觉长叹一声，支持不住，又向牙床倒下。这一声长叹，含着无限幽怨，真是如哀如慕，如泣如诉，比那猿啼三峡，还要酸楚点儿。

太祖乃是天纵聪明，闻着些儿声息，便可以知道这件事的原由。何况耳听公主的叹声，又从后窗隙中窥见公

主倒睡牙床的情形，心内如何还不明白？因为公主年纪尚稚，格外生出一片怜惜的意思，所以说出上面这几句自己引咎的话来。当下太祖因瞧见公主如此情况，不便进去和他叙谈，遂轻轻的退将出来。一面走着，一面打算安排公主的终身大事，却因满朝没有个可以配合公主的人，即使年貌与公主相当，可以配得，又都是有了家室的，难道朕的御妹，反屈身去做偏房么？因此心内好生不悦，走路也走得很慢，行到一株桃树之下，便立在那里，心口沉吟了半日，忽然想出一个移花接木的主张道：“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新赋悼亡，相貌出众，年龄又与御妹不相上下，况怀德是朕的故交，现在又很有功绩，倘把御妹下嫁于他，作为继室，岂不是一双两好的美满良缘么？”原来这高怀德，乃真定郡人氏，其父名行周，曾任周天平节度使，怀德系出将门，生时膂力，弓马娴熟，并且生成的虎背熊腰，豹头燕颌，声如洪钟，威风凛凛，貌若天人。这时正在壮年，必定要重续鸾弦的，把燕国长公主配给他，一个是续娶，一个是再醮，倒也很相宜的。

太祖定了主见，便绝不停留，直入仁寿宫内朝参了杜太后，问了安好。太后见了，心下甚喜，便命太祖坐下，母子之间，叙了一番闲谈，太祖才慢慢地向太后陈说：“意欲将燕国长公主下嫁高怀德。”太后听了这一段话，倒觉得呆了一呆道：“长公主韶年稚齿，即使守节，我心也觉不忍。况且又无儿女，将来未知如何了局，倘行遣嫁，使之有个归宿，未尝不妙。但汝为天下之主，不比臣庶之家。公主再嫁，是否有碍国家体面，要被臣僚议论么？”太祖道：“这也没甚关碍，况律书不废再醮之文，臣僚哪有什么议论。即使略有关碍，也不妨勉强一点，径自施行。御妹年方逾笄，何忍令他永守空闺，抱恨终身呢？”杜太后道：“汝言亦是有理！但亦须问明汝妹，若是他心愿意，方可举行的。”太祖连连称是，遂辞别太后，告退而出。

太后即刻宣召公主，屏退宫女，密密的将太祖欲令再醮高怀德的意思，向他细说一遍。公主正在伤春的时候，巴不得有此一举，况且高怀德人值殿廷，公主曾经见过他的，觉得他身材魁梧，仪表非凡，心内好生爱慕！现在太祖欲将自己嫁他，正中下怀，哪有什么不愿之处，只是不便直接答应，便低下了头，做出羞赧的颜色，嘿嘿无言。杜太后道：“非是为娘叫你改节，只因汝兄怜汝触处深宫，寂寂寡欢，年纪既轻，膝下又没儿女，将来如何了局？所以设出这个法子来的，汝又何必含羞不语呢？”公主听了，只得支吾着道：“吾兄贵为天子，不论宫廷内外，都该听他的命令而行。他要怎样，女儿哪敢不遵。”说到这里，早已面红过耳，起身辞别而去。杜太后听了公主之言，明明是答应了的，便毫不迟疑，命人奏知太祖。

太祖听说御妹愿意下嫁高怀德，遂即谕意赵普、窦仪，令他两人作伐。两人闻了旨意，欣然领命，便到高怀德府中，告知太祖欲将御妹嫁作继室，特命他们两人执柯的意思。怀德正因丧了夫人，无人陪伴，心下十分懊闷，要想续娶，一时之间又难得相当的女子。现在太祖愿将御妹下嫁，他人值殿廷之时，也曾见过燕国公主，姿色明艳，年岁甚轻，况又是今天子的胞妹，娶为继室，自己就是皇亲国戚，何等荣耀！乐得他绝不推辞，满口答应。赵普、窦仪见怀德欣然允诺，心中大喜！即辞别而去，复了旨意。

太祖得了回复，也觉欢然，亲至仁寿宫，奏知杜太后，先由高怀德备下盛礼，请了赵普、窦仪，恪行纳采问名的仪节。太祖不便亲自主婚，传旨命光义代行，又在兴庆坊收拾了一处宏广大丽的第宅，赐与公主，作为府第，以便亲迎。高怀德纳采问名的礼物，都抬向公主府中而来，行过了纳采问名之礼，太祖便命公主出居府中，钦天监选择吉日，下嫁燕国长公主，举行婚礼。

到了吉期这一天，高府备了全副仪仗，簇拥着沉香飞凤辇，怀德亲自骑着大宛名马，金鞍银勒，锦鞵珠鞵，头戴乌纱，身穿红袍，腰围玉带，脚踏朝靴，真个是银盆白面生光采，五绾长须飘瑞霭，身材魁伟，体态轩昂，十分威武。那执事排开，一路行至兴庆坊公主赐第，早有赵光义偕同许多文武官员前来迎接。怀德慌忙下马相见，由司礼官引入甥馆。当时又有诏书颁下，特派怀德为附马都尉。怀德北面接旨，叩谢已毕。卤簿使整备送亲仪仗时，又接到杜太后懿旨，恩赐公主全副銮驾和御前鼓乐。这一天更加热闹异常，那仪仗排将开来，竟有数里路远近，前面是高怀德的执事；随后便是钦赐公主的銮驾，一对一对的排开前进。御前鼓乐，一律锦衣花帽，沿路敲打，声韵悠扬。御乐之后，才是公主的沉香辇，有宫女二十四人，执着红纱灯、金香炉、拂子、盥具等类，都是黄金铸成，璀璨生辉。高怀德早有司礼官，引导他执贽奠雁已毕，竟自骑了马，赶上自己的执事，先行回府，在门前下马，恭候公主的风辇。不多一会，执事头踏纷纷到来，执事过去，又听得笙簧叠奏，箫鼓齐鸣，一对一对的红纱灯，引导了公主的风辇到门，直至阶前，停止住了。便由宫娥彩女，搀扶着公主，缓步下辇；怀德连揖三揖，引了公主，升阶登堂。公主东向，怀德西向，行相见礼，彼此又复易位，行交拜礼，礼成，导入洞房，行合卺礼。这时满朝文武，莫不登门道贺，宾筵丰盛，雅乐铿锵，说不尽的富贵，写不尽的繁华。怀德行了合卺礼，亲出外面款待宾客，真个水陆毕陈，觥筹交错，热闹异常。到得酒阑席散，送过宾客，方才回入洞房。公主已卸去衣服，淡妆素抹，含笑相迎。怀德亦趋步拱手，相让入座。彼此互相窥视，一个是丰容盛鬋，丽若天人；一个是广颐方额，丰仪出众，自然各自



喜慰！便由宫女替公主卸了晚妆，怀德也宽去靴袍。宫女们一齐退出，带上房门。怀德与公主携手入帏，同圆好梦。这一夜的欢娱，不用说得，比第一次结婚时，更觉恩爱万倍。从此这位燕国长公主，安身得所，翠眉舒展，与怀德一双两好，朝朝盘桓，取消了万种闲愁，千缕幽恨，只生欢喜，不生愁恨了。

哪里知道鸾胶方续，兵戈忽兴。潞州有飞报前来，周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李筠，结连北汉兴兵，以恢复周室为名，势甚猖獗，请朝廷速发大军征剿。所以有旨意下来，命高怀德随同大军，进讨李筠。

那李筠乃是太原人氏，历事唐晋汉三朝，多立下些战功。至周擢检校太尉，领昭义军节度使，驻节潞州。宋太祖受禅，容纳范质之言，颁诏各路藩镇边帅，加以高爵厚禄，藉事羁縻。诏书到潞州时，李筠正得了太祖篡周的消息，聚集部下将校，商议起兵伐宋，声罪致讨。忽报宋朝遣使，赍着诏书到来。李筠道：“我正要兴师致讨，他既有伪诏前来，当拒绝之。”牙将刘琼进言道：“宋主以明公周之重臣，今特遣使前来，必加封爵，宜优容回答，以观其行止，何必拒绝。”士彦真亦谏道：“事有缓急之分，征伐乃系大事，岂可仓猝举行，明公当厚款其使，权受诏书，然后商议进讨之策，未为晚也。”李筠见部将僚僚谏阻甚切，不得已接人使命，拜受诏书。使人宣诏道：“新君即位，加公中书令，仍兼检校太尉，领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受诏毕，置酒款待使人。饮到半酣，命左右取周太祖的画像，悬于堂中，指示众将佐说道：“吾受君之厚恩，今幼主为人废止，不能力图复兴，反受爵位，异日何面目见太祖于地下！”说罢，涕泗交颐，悲感不已！刘琼等见李筠如此举动，不胜惶骇！即向使人掩饰道：“令公被酒致失常度，幸勿怀疑！”乃筵席既散，使人告辞，回至汴京，复了旨意，奏明李筠席间如此行为，恐有不轨之举。太祖因欲笼络各藩镇边帅之心，不肯轻动，暂把这件事搁置起来。

李筠送过宋使，一心要举兵恢复周室，只因潞州兵力薄弱，未敢径自起。北汉主刘钧闻之李筠有拒绝宋朝之意，便乘此机会，令人驰蜡书约他一同起兵。李筠大喜！便欲即日举事，长子守节人谏道：“潞州一隅之地，能何当大梁之兵，还请父亲慎重将事，切勿暴动。”李筠怒道：“你知道什么！赵匡胤身为周室旧臣，乘着世宗晏驾，手握兵权，背恩负义，欺负孤儿寡妇；诈称北汉结连辽邦，兴兵犯界，出兵陈桥，买嘱将士，拥戴自己；回军入汴，逼宫篡位，废了少主，幽了太后。大逆不道，我如何北面臣事于他？况且世受周室厚恩，为国讨逆，虽死无怨。”守节泣谏道：“父亲即欲兴师讨逆，报答周室，亦应计出万全，不可冒昧。依儿愚见，何不将北汉来书，寄至汴京，以示并无异图。宋主见我忠于他，自然放心不疑，那时乘机行事，突然出兵，使宋人措手不及，方可集事。”李筠答道：“此计倒也行得，我便差你赍书往汴，窥视宋朝行动，倘遇周室旧臣，心怀故主的，也可约为内应。此事极关重要，你须慎重而行。”

守节奉了父命，立刻赍了汉蜡书，星夜赴汴，人见太祖，朝拜已毕，呈上北汉蜡书。太祖览罢，对守节道：“卿父有此忠诚，朕实嘉尚，卿在此为皇城使，朕当另遣使命，颁诏慰谕卿父。”守节谢恩而退。太祖乃手缮诏书，派遣使命，往潞州慰谕李筠。守节单居汴京，细心察探，见汴都甚为安靖，各路藩镇边帅也都倾心归服，并无异图，哪有机会可乘？忙暗中寄信至潞州，切劝其父，不可轻举妄动，宜效忠宋主，以免祸患。谁料李筠不从守节之谋，使人赍着太祖亲笔手诏，到了潞州，李筠毁诏囚使，不肯奉命。太祖闻得此信，亟召守节人见，面谕道：“汝父毁诏囚使，反迹已露，汝今尚有何说？”守节闻谕，慌忙俯伏奏道：“臣在潞州，曾泣谏父亲，效忠朝廷，望陛下详察。”太祖道：“汝之行为，朕早已知道，兹特赦汝回返潞州，可归语汝父，朕未为天子时，汝父可以自由行动；朕即为天子，奈何不守臣节，自取罪戾呢？”守节连连叩头，领旨退出，连夜收拾，径赴潞州而去。

太祖自赦守节之罪，命他往潞州劝李筠恪守臣节，料知李筠必不信守节之言，定然还兴起兵戈的，便传赵普计议道：“李筠意欲谋反，宜如何处之？”赵普奏道：“陛下新立，藩臣多有异谋，今李筠叛逆已著，绝非口舌所能挽回，陛下虽恩赦守节，命其回去劝谕，恐亦徒劳无功。臣想，潞州不过一隅之地，怎当天下之兵，现在且暂置不问，待此起兵作乱，那时逆迹昭然，然后命智勇之将，提一旅之师，踏平潞州，捉住李筠，正以叛逆之罪，使各路藩臣边帅，知所戒惧，此亦惩一儆百之策也。”太祖深然赵普之言，便把李筠这一件事，暂时搁置，待李筠公然谋反，再行命将致讨。且按下太祖一面之事。

单说守节奉了太祖之命，回潞州劝谕其父亲，惟恐略略迟缓，有误时机，便不分晓夜，奔驰而去。这日到了潞州，人见李筠，备赵太祖之命，力劝其父，恪守臣节，切勿轻易用兵，致取灭门之祸，从速放还命使，上表谢罪。李筠不从其言道：“你在汴京，我还有所顾忌，所以迟疑不决。现在你已归来，我还怕什么呢？”当下叱退守节，便令幕府，草了檄文，历数太祖背周之罪，布告天下，且执监军周光逊，押送北汉，请求出兵，同讨宋朝。一面遣驍将儋珪，率兵袭取泽州。

儋珪乃李筠部下有名勇将，最善驰马，一日能行七百余里。李筠要乘宋朝不备，袭取泽州，因此特命儋珪前去，乃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意思。那儋珪奉了将令，自恃英雄无敌，只带领精骑数百，飞见一般，奔向泽州而来。泽

州刺史张福，尚未得有潞州反叛朝廷的消息。听得儋珪奉了李筠之命到来，便开城迎接，与儋珪见面，还没开口，已被他手起一刀，挥于马下。儋珪杀了张福，立即挥兵入城。城内没了主将，又无防备谁敢抗拒，只得投降。儋珪得了潞州，差人报捷。李筠闻报大喜！从事间邱仲卿，上帐献计道：“明公孤军起事，势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应，恐不足恃。大梁甲兵精锐，难与力争，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寨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方为上策。”李筠毅然道：“吾为周室宿将，与世宗义若兄弟，禁卫军皆我旧部，闻我起兵讨逆，势必倒戈响应，况有儋珪等骁勇绝伦，何愁不踏平汴京，恢复周室哩！”间邱仲卿见李筠刚愎拒谏，不听善言，嘿然而出，退至帐外，仰天叹道：“将骄卒惰，恃勇轻进，孤军深入，汴梁大兵一到，如以石压卵，必成齑粉，吾属死无葬身之地了。”

李筠不用仲卿之谋，正要发兵进取，忽报北汉主刘钧，亲自率兵到来。李筠即至太平驿迎谒，拜伏道旁。汉主即封李筠为平西王，赐良马三百匹，召见慰劳。李筠拜见汉主，极言受周厚恩，今日起兵愿以死报，望陛下援助，决不有忘大德。汉主听了此言，嘿然无语。原来，周室与北汉乃系世仇。李筠口口声声报答周室，惹起了汉主的疑忌，因此满心不悦，只留些老弱之卒，算是帮助李筠。并且命宣徽使卢赞，监督李筠的军队，竟自启驾回去。李筠见了这般行径，心下甚是不平，便与卢赞时有龃龉。又见北汉的人马皆是老弱残卒，哪里上得战阵？心内十分懊悔，但是事已如此，不得不奋力前进，乃命长子守节居守潞州，自率部兵南进。那监军卢赞，又因着小事，与李筠争执，互起冲突，卢赞密报汉主，汉主又差平章事卫融，替他们和解。李筠好生不乐，也不调动汉兵，只带着自己的兵将，向前进取，其势甚是勇猛。

警报传到汴京，太祖即命石守信为统帅，高怀德为副，率领偏裨将佐，兴师北征。怀德恰是新婚燕尔，给假在家，每日与公主饮酒寻欢，真是枝生连理，花开并蒂，十分快乐！这日正在排着筵宴，与公主对坐着，把酒言欢，开怀畅饮，忽报圣旨下，怀德忙具衣冠，排了香案，俯伏接旨。宣读已毕，送赍诏官去了，即行人内，公主便问圣旨前来有何事故？怀德答道：“北汉主刘钧，这一次接连了潞州李筠，真来人寇，边境十分危急。主上命石守信为统帅，令我副之，所以降旨前来，宜召入朝，即日便要出发。”公主正在新婚之后，与怀德相处得火一般热，忽闻有旨前来，宜召怀德，同征潞州，如何割舍得来？早已风目含涕，蛾眉敛翠，芳心辗转，柔肠回环，现出伤离怨别的模样来。怀德见了，忙安慰道：“公主不必忧愁！某虽不才，系出将军，身经百战，从无败衄。当初随着周世宗，东征西讨，也不知经过多少大敌。如今李筠区区小丑，潞州弹丸之地，又有御驾亲征，何能拒抗王师，无异以石压卵，不多几日，便可奏凯回朝，仍与公主欢聚了。”公主听了怀德宽慰之言，稍觉放怀。怀德奉了旨意，不敢迟延，遂即冠带入朝，石守信已经在朝听训，还有许多文武都在御前，商议进兵之策。怀德忙抢步入殿，行过朝见之礼，侍立一旁。只听太祖对群臣说道：“李筠无知，胆敢谋叛，朕当率领人马，御驾亲征，谅潞州一隅之地，不难即日踏平的。”群臣回谕，尚未回言，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吴延祚启奏道：“潞州城池险峻，且阻太行，贼若据之，未易破也。臣料李筠素勇而轻进，若速击之，必离上党，来邀我战，犹兽亡其藪，鱼脱于渊，不难擒矣。”太祖善其言，因谕守信怀德道：“二卿率众先行，务要迅速进兵，扼住要隘，勿纵李筠西下太行，乃为上策；朕当亲统大军，为二卿援应。”石守信、高怀德顿首领旨，辞退出朝，整顿兵马，预备出发。临行之时，怀德又回府去，拜别公主，叮嘱他安心静候，不要挂念，待班师回朝，再行聚首。公主这时也无可奈何，只得起身说道：“但愿驸马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早归来，免得深闺悬念。”怀德又携着手叮咛一番，方才告别出门。公主含着一泡眼泪，送至阶下，看那怀德，走了出去，不见踪影，才懒洋洋的回进闺中，每日无情无绪的盼望怀德的捷报。

那怀德出门跨马，赶去会着石守信，带领人马，启行去了。太祖自遣两将行后，又命慕容延钊、王全斌出兵东路，夹击李筠。传旨已毕，遂即启驾亲征，令宴仪、赵普留守汴京，晋王光义，代理一切政务，为宫庭总监。赵普闻旨，出班奏道：“臣不才，愿为扈从，效力戎行。”太祖道：“卿书生，岂胜介胄之事，且留守京师，亦甚紧要，何为请行？”赵普道：“诚如陛下圣谕，京师根本之地，但有晋王宴仪居守，可以无忧！臣受陛下厚恩，安敢畏避劳苦，故敢请行。”太祖见赵普自愿随军，也就依从，令他同了大军启行。你道赵普为何不愿留守汴京，反要随营出征，受那战争之苦呢？只因他与光义甚为投合，平常时候，你来我往，密密商议，好似有何大事一般，他人皆不能测。这次征讨李筠，他知潞州一隅之地，难挡大梁雄兵，不日就可成功，力请随行，一则可以立下功劳，加官进爵；二则可以窥伺太祖动静，暗中通知光义，早作准备，所以竭力请行。当下太祖将诸事分派已毕，便率领御林军，并扈从诸臣，启驾往潞州而去。光义同着在廷诸臣，送过圣驾，各自回城。他奉了太祖之命，代理政务，又充了宫廷总监，不论官中府中之事，都要归他处理，权柄在手，自然可以任意而行，毫无顾忌了。

原来太祖兄弟，本有五人。太祖居次，长兄匡济早亡，太祖即位，追封曹王；三弟即匡义，太祖即位，改名光义，封晋王兼殿前都虞侯，领开封尹；四弟匡美，改名光美，太宗即位，又赐名庭美，太祖封为秦王，领兴元尹；五弟匡赞，幼即夭亡，追封为岐王。兄弟之间，惟光义生性最为狡猾，外貌宽仁，内实深沉，而且生得相貌异常，幼年时

候有相者说他将来贵不可言，必为太平天子。太祖也常常说：“光义龙行虎步，仪表非凡，将来后福无限，胜我十倍。”光义听了此言，也以此自负，便有不愿居于人下之意。陈桥之变，光义出力最多，功绩最大，也一半为着自己将来的地步，及至太祖受了周禅，封光义为晋王，领开封尹，班于文武诸臣之上。他便暗中结交大臣，收揽贤豪，邸内蓄着勇士，名为护卫，实则隐怀异志。只因太祖生有二子，长名德昭，次名德芳，德芳虽幼，德昭年龄已长，深恐太祖立德昭为太子，自己日后的希望便断绝了。因此预先招收了勇士谋臣，养在邸中，暗暗策划。又因赵普最得太祖信任，此时虽未入相，已是权倾朝野，异日不患不秉朝政。光义便暗中笼络，曲意交欢，看待赵普，犹如兄弟一般。赵普也感念光义相待之情，每在太祖之前，称赞光义，英明仁厚，豁达大度，可以付托大事。光义见赵普已入自己彀中，便暗中和他商酌，如何可以进行大事，谋取将来的皇位。那赵普，字则平，原是幽州人氏，秉性深沉，有岸谷，多忌刻，尝以天下事为己任，少习吏事，寡学术，尚智谋，乃事太祖，尝劝他道：“卿才可为宰相，宜多读书，以裕经纶。”赵普奉了太祖之命，从此注意读书，每逢退朝，回至私第，便闭户启篋，取书读之，手不释卷，啣嚼竟日。至翌朝临事，取决如流。他家中人，不知读的是何种书籍，待他出外，私自启篋观之，乃《论语》二十篇也。当日光义和他商议日后大事，便暗暗为光义筹划道：“主上英明果断，灯照靡遗，殿下万万不可轻率，露出形迹来，反为不美。臣知太后，于诸子之中，最为钟爱的乃是殿下。且因周室之失国，由于幼主临朝，主上方得乘机崛起，奄有天下。太后鉴及于此，常常说：‘国赖长君，当以周室为前车之鉴，不可蹈其覆辙。’主上因太后这般言语，心亦为动，所以并不敕立太子，就是皇长子德昭，年已长成，至今还没有加以封号，也是这个缘故。殿下只要乘着这个机会，侍奉太后，得其欢心，使太后注意殿下，不过一句话，大事便可成就，而且冠冕堂皇，继承大统，哪里用得着旁的谋划呢？”光义听了赵普的主张，深以为然！从此以后，便进行图谋皇位的手段了。

未知光义怎样图谋，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 图大事光义挥金 乱宫闱惠妃纵欲

话说光义纳了赵普之言，暗中图谋帝位，欲博取杜太后的欢心，便常常到仁寿宫内朝见太后，做出十分孝顺的模样来。太后于诸子之中，本来最爱光义，见他对于自己很尽孝心，更加十分溺爱。但是光义虽可出入宫禁，究竟为礼法所拘，不能任意行动。这时太祖亲征李筠，命光义代理政务，又充了宫廷总监，宫中一切事情，皆须由他管理，便借此为名，日夜在宫，每天到仁寿宫问安侍膳，晨昏定省，显出百般孺慕的样子。他有的是金银财宝，常常的用些金钱，买服那班宫娥内侍之心，非但仁寿宫内，太后的左右宫娥内侍，得了他的贿赂，代他说话，就是各院妃嫔以及六宫的宫娥内侍，也时常押霍金钱去运动他们。这班妃嫔，虽然享了皇家富贵，究竟是妇人女子，有什么见识？得了光义的馈赠，自然人人喜，个个欢然，异口同声，都说光义的好话。独有坤宁宫的王皇后，他位正昭阳，为六宫之主，阃令森严，所有宫女内侍，都惧怕皇后的威严，不敢私相授受。又有长春宫的宋贞妃，端庄静穆，恪守礼法。他手下宫娥太监，也不敢出外胡行。光义知道这两处，不是财帛珍宝可以运动的，只得搁置一旁，不去引诱他们。惟有景福宫的韩惠妃，他本是勾栏出身，博得太祖的宠爱，封为妃嫔。虽然置身青云之上，轻贱的本性，究竟不能改变。光义遇着令节，入宫朝贺太后，惠妃偶然遇见，瞧他生得体态轩昂，仪表非凡，心中好生羡慕，不免对着光义媚眼流波，嘿嘿含情以目送意。光义是何等的聪明人物，瞧了惠妃的情形，早已明白，便记在心头，要想设法勾引，使惠妃顺从自己，可以得个绝大的助力。只因太祖禁令森严，天威咫尺，不敢胡行乱做，轻率举动。心里却很爱惠妃的美貌，垂涎已久，只是没个机会可以下手。如今太祖亲征李筠，巧巧地命他代理政务，又任为宫廷总监，得以出入禁掖，自由行动。光义好不欢喜！便一面在仁寿宫杜太后面前，做出百般孝顺的模样，朝夕去问安侍膳，一面贿通景福宫的内监，在惠妃面前，献了不少的殷勤。没到几天工夫，早把惠妃哄骗得心花大开，时常对着宫人，称赞光义生性慷慨，相貌又长得十分俊美，话语之间，很露出不胜爱慕的神情。那些宫人都得了光义的好处，惠妃在景福宫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也暗中去报知光义。光义得了这个消息，知道时机已熟，便要乘势下手。

这日清晨，惠妃起身之后，正在那里梳头，茜纱窗上，一轮日光，射在菱花宝镜之旁，妆台上摆的奁具，都是黄金铸成，珠宝镶嵌，映着阳光，再再生辉。惠妃坐对菱花，打散了头发，乌漆似的万缕青丝直垂至地。那香气从发

中一阵一阵腾将出来，甜津津的，使人闻了心神迷醉。有个宫娥，站在身后，轻轻地举着金篦，一下一下地替他通发。两旁立着四个宫人，有的手捧金面盆，有的手拿金粉匙，有的手持金脂盒，有的手执金盥具，静悄悄的鸦雀无声，侍候着惠妃梳妆。那个宫女通发通好了，分做三绺，替他挽起盘龙高髻来。忽有宫门上的太监进来报道：“晋王爷请见！”惠妃闻报，因自己正在梳头，便说：“请王爷在外宫略坐，我即出见。”那太监转身出去。惠妃忙忙地将盘龙髻挽好，随手取了一枝珠兰花，向鬓边插戴。忽闻橐橐，一阵靴声响亮，珠帘揭起，晋王光义，已满面春风走将进来。见了惠妃，兜头就是一揖道：“参见娘娘。”慌得惠妃连忙站起来，要想还礼，那手中的一枝珠兰还未插好，纤指一松，便从鬓边落将下来。也是天缘凑巧，那花儿落在地上，并不停止，一直滚至光义脚旁。光义忙弯身拾起，向惠妃递来。那立着的宫女，伸手去接那花儿，光义将手一挡，抢进一步，举着花儿，笑嘻嘻地低声说道：“待我来与娘娘插花。”说着，逼近惠妃身旁，将花儿轻轻地插在他鬓云上面。惠妃此时，直羞得红晕粉颊，阻挡他又不好，不阻挡又不好，弄得进退两难，好生侷促。光义见惠妃红潮满面，现出浅嗔薄怒，羞怯怯地立在那里，愈觉妩媚动人。再加着那脂粉香气，一阵阵的沁人鼻观，不觉神魂飘荡；如何忍耐得住？也不顾两旁立着许多宫娥，便趁着插花的势儿，将双手向惠妃的柳腰一搂，低言悄语地问道：“圣驾出征，抛下娘娘，可觉得冷清么？”此时立在两旁的宫娥，见光义与惠妃这般行径，早已明白其意。他们预先都得了光义的贿赂，巴不得成全了两人的好事。一则可以酬报光义，不白受他的赏赐；二则光义和惠妃有了暧昧，必定时常来往，他们又好于中取利。所以光义将双手去搂抱惠妃的纤腰，他们已不约而同地退了出去。

惠妃见宫人全都退出，他本来是个淫荡的人，太祖在宫中的时候，因有宋贞妃、方婉仪、刘婉容、陈修媛、王贵人、李才人、潘美人，还有后宫宠爱的美人，不下数十余名。圣驾临幸，雨露那能遍及？再加着那些受封的美人、夫人们，一个个争妍斗艳，要恩固宠，想尽了许多方法，以求羊车临幸。那太祖又是开个国之君，不比这些昏庸之主，虽然溺情女色，却不荒废政事。宫闱里的恩情，为政务所间，自然不能浓厚。况且太祖天生成的英明果决，不受妃嫔们的迷惑，并没有专擅宠幸的人，今日退朝，到那个妃嫔宫中寻欢取乐；明日退朝，又往这个妃嫔宫里吹弹歌唱，总是雨露平均，不肯偏袒哪一个的。惠妃虽也得着太祖的宠爱，总没有法儿使太祖专心一志地留恋着自己，所以景福宫内，御驾临幸，虽不至盼断羊车，悲吟秋扇，每月之中，也只承幸得一二次。那惠妃是个妓女出身，放浪惯的，又兼天生的丽质，淫荡不羁，当日在勾栏中，有许多王孙公子，爱恋他的才貌，不惜缠头之费，低首石榴裙下，博取美人的怜怜密爱，真是朝朝笙歌，夜夜元宵，哪里空过了一日？只因遇着太祖，见他人才出众，仪表堂堂，知道将来必非凡品，要图后半世的富贵，所以做出很清高的样子，和太祖订了嫁娶之约。也料不到太祖竟能身登九五，富有四海，享受六宫的春色，聚集三千的宠爱。因此惠妃自入宫来，虽觉十分富贵，却为着不能满足他的性欲，心内很是不乐。常常对镜自怜，临风微叹，觉得自己生就了这副花容月貌，竟不能如唐朝的杨贵妃一般，使六宫粉黛无颜，三千宠爱在一身，辜负了韶华好景，甚为可惜！他既怀了这种心事，未免沾花惹草，到处留心，要偿自己的欲壑，无奈宫禁之中，规律谨严，皇亲国戚，也不能轻易入内。只有逢到令节朝贺之期，光义、光美，才得入宫朝参太后。惠妃曾经在这时候暗中窥视，觉得光美的相貌，虽也清秀，并不出奇，独有光义生得龙章凤质，方面大耳，堂堂天日之表，亭亭玉树之姿。真是乘天地之精英，钟山川之灵秀，方才有这般的品貌。惠妃见了，暗中连连地夸奖道：“如晋王的仪容，方称得起是个玉人儿呢！”他心内爱慕光义，已非一日，只因内外隔绝，无从见面，也只有暗中想念罢了。如今见光义进宫，有意挑逗，正中下怀。却因宫女在旁，不便与光义勾搭，只得装出羞愧之态，以遮耳目。

不料宫女们十分知机，一齐退去，他便与光义同入内宫，唧唧啾啾相偎相依的不知说些什么。停了好半晌，光义方携了惠妃的手，并着肩儿，一同移步，从内宫出外。此时惠妃满面含春，星眼微扬，新梳的盘龙髻，已是松松的有些散乱。便是光义刚才替他插在鬓边的珠兰花，也不见了。光义咳了一声嗽，宫女们听见，方才慢慢地进来，侍候着两人净脸洗手。光义坐了一会，喝过一杯香茗，起身而去。惠妃与光义勾搭上手，竟是相怜相爱，大有不能分拆之势。但光义在宫中如此干名犯义，胡行胡做，他的意思却不仅是贪恋女色，原欲借着这点因由，使妃嫔倾心于己，帮着他在太祖跟前说些好话，图谋大事。现在惠妃虽然上手，他还贪心不足，一意要把方婉仪、刘婉容、陈修媛、王贵人，以及李才人、潘美人一齐收作自己的心腹，使太祖的妃嫔，都与自己通连一气，方才可以遂他的大愿。但是这些妃嫔们，所享受的是上方玉食，所穿的是绛罗绸缎，所有的是金银财帛，若把他们所有的去送给他们，如何能够动得他们的心呢？只有把他们所缺少而求之不得的，去送给他们，才可以收服人心，得着力。只是皇官富贵无所不有，妃嫔们所缺少的，只有男女的欢爱，除此以外，便无论什么，都是不希罕的。光义猜透这个道理，深知欲得妃嫔们的助力，非舍着自己的身体去结交他们，恐怕难以收效。好在已有惠妃的一条门路，只要他肯穿针引线，代自己勾搭，那些妃嫔，便容易得手了。光义拿定了主张，便暗暗地溜至景福宫，去和惠妃商

议。惠妃此时，已把景福内，上上下下的宫女内监，一齐购买通了，果是有钱使得鬼推磨，那些宫女内监，得了财帛，一齐做了惠妃的心腹，光义到来，毫无阻碍，堂堂皇皇地直入寝宫。在那些宫女之前，绝不避忌，竟与惠妃并肩携手，十分恩爱。宫女们侍候圣驾惯了，也把光义当做太祖一般的侍候，每逢光义到来，便照着圣驾临幸的规矩，奉侍着安寝。

这天晚上，光义要惠妃替自己效劳，上了龙床，格外的巴结，尽力的报效，直把个惠妃奉侍的心甜意畅，方才假抱着并头而卧。那惠妃经光义一番巴结，心里更是爱上加爱，不知不觉，把个粉脸贴在光义脸上，低低地说道：“瞧不出你这样清秀的样儿，干起事来，却这样的雄健。”光义也低低地问道：“我的功夫，比到圣上如何？”惠妃见问，将一双秀目，斜睨着光义，笑了一笑，不肯回答。光义又抱了他的娇躯，连连追问。惠妃只得轻声答道：“圣上外貌看来甚是魁伟，内材却不充足，哪里及得你，又经战，又耐久呢！”说着，不觉一阵红潮晕将起来，把个粉脸，在光义面上，贴得紧紧的；一只左手把光义的上身，死命搂抱住了；一只右手已不阴不由，伸至胯下，乱摸乱捏；又将两条粉光腻滑的腿儿，夹住光义下身，颤动不已。光义见他春心大动，暗暗想道：“若不趁着此时弄他个死去活来，怎么会尽心竭力地帮扶我呢？”原来，光义今晚有意要使用惠妃，所以预备了一种上等的春药，带在身边，初上床时，已经暗中吞服了一粒，以为惠妃总有些忍受不住了。哪知惠妃在勾栏中，曾经过无数大敌。光义虽然用了一丸秘药，他不过觉得比往时格外酣畅点儿，丝毫没有怯敌之意。刚才干过了一会，并头卧着，说不上几句话，他的春心倒又发作起来。光义暗暗称奇道：“不想这样娇怯怯的女子，却有如此本领。我的秘药，百发百中，任你本领最大的女子，也不过用到三丸，便经受不住了。今天既要降服他，少不得要吞服三丸了。”心下想着，早暗暗地摸了三丸药，放在口中，用津液咽下，却把惠妃的纤腰，紧紧抱住，尽着他乱摸乱捏，两条腿儿不住地在那里揉擦。光义只是搂抱着，文风不动，好似睡去一般，有意使惠妃煞受一会，然后行事。但见华灯遥映，锦帐低垂，钗颤乌云，衾里之春声细细，被翻红浪，枕边之软语频频，又桨轻摇，渔人入武陵之路，一舸独进，桃花迷洞之津。似戏水之鸳鸯，如穿花之蛱蝶，郎情无匹，共订海誓山盟，妾意如绵，还愿天长地久。两人轻怜密爱，你欢我乐，直过了两个更次，方才假抱而卧。这时惠妃心畅意适，胸中只贮着一个光义，便是为他赴汤蹈火，粉骨碎身，也是愿意。光义见此情形，料知时机已熟，便拥着惠妃的香躯，趁他粉汗盈盈，娇喘微微的当儿，轻言悄语，将自己的心愿，告诉了他。又央求他替自己引诱那些妃嫔，待弄上了手，就可帮助着共图大事，免得孤掌难鸣。惠妃听了，初时不肯答应，却回言道：“好呀，你这也太不知足了，既得陇复望蜀。我若替你穿针引线，把他们勾搭上手，哪里还肯一心向着我呢？那不是上了你的当么？”光义见惠妃不允，急得在枕边哀求不已。惠妃禁不住他苦苦地央告，便道：“我替你出了力，倘若得了他们，把我忘记了，那不是自讨苦吃么？”光义忙道：“你替我出力，我如何肯忘记了你呢？倘若不能相信，我就当面起个誓。”便在枕边起誓道：“韩惠妃替我赵光义出力，图谋大事。我后来若忘了他的恩情，后代子孙，必定死在绝域，尸骨也不得回来。”光义赌这恶咒时，他以为自己大事若成，身登天位，子子孙孙，都做皇帝。哪里有做皇帝的，身死外国，尸骨还不能回来之理。这个誓是绝对不会应验的。哪里知道，天听最卑，神目如电，人心一动，感应即便随之。光义信口乱说，以为万无应验之理，后来偏偏应了他的誓，金人入寇，把徽宗、钦宗以及皇后宗亲，尽行掳了去，囚在五国城。后来徽、钦二宗，死于金国，梓宫虽然回来，却是空的，并无尸骨在内，竟应了光义的誓言。这是后话。暂按不提。

单说惠妃见光义起这样的重誓，忙伸过春笋似的纤手，将他的口按住道：“只要你心口如一，不抛弃我就是了，何用起这般重誓呢？”两人隅隅细语，讲个不了，直至天明，方才略略安睡，即便起身，已是日上三竿，甚觉迟晏了。光义做贼心虚，见时候晏了，惟恐被人碰见，好生不便。忙忙地洗漱了，径自出宫而去。

惠妃因夜间受了光义的嘱托，便一心一意地替他引诱那些妃嫔。这些妃嫔，寂处深宫，锦衣玉食，毫无所事；又因太祖广田自荒，旷废已久，未免饱暖思淫；只因禁御之中，都是些内监宫女，没有什么法子想，只得咬紧牙关，忍受那凄凉寂寞之苦。但是对着那春花秋月，未免有情，谁能遣此，日间你来我往，谈谈说说，倒还容易度过。惟有那夜间，长门寂寂，深锁宫闱，瞧着那一盏银灯，孤眠独宿，受尽了凄凉况味，叫这样的青年女子，如何煎熬得来。正在满怀春意，无从发泄的当儿，便是没有人前来勾搭他们，心头已是七上八下，怎能安稳？再加上惠妃，使出勾栏院中替人牵马的手段来，一阵引诱，早轻轻松松，先把那方婉仪、陈修媛、潘美人，替光义勾搭上了。只因光义生得清秀俊美，翩翩然有出尘之态，妇人女子见了他的面，若非玉洁冰清，坚贞自守，胸有定见，不可摇惑的人，没有不倾心于他的。况且他又不知在哪里觅到了一个秘方，制成药丸，至多吞服三丸，便可以久战不衰。任你鸡皮三少的夏姬，淫荡无度的武后，也要输服于他。因此方婉仪、陈修媛、潘美人，自经光义交接之后，早已死心塌地，降服了他。还恐怕有了什么事情，不合光义之意，便要被他抛弃，不肯枉顾，岂不是到口的肉馒头，忽然之间，凭空飞去么？因为这个缘故，方婉仪等三个人，争先恐后地奉承光义，惟恐不当其意。凡是光义说什么，他

们没有不依从的，所以光义又借着三人的助力，把王贵人、李才人又先后勾引上了。

犹有那个刘婉容，他虽生得风情旖旎，貌若天仙，却是秉性严正，在同辈妃嫔之中，虽也随着说笑玩耍，并不露一点轻狂的态度出来。而且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及弹丝品竹，描龙绣凤，无一不会，无一不精，真是女子中的全才。太祖平时也最宠爱他，宫廷里面，除了坤宁宫的王皇后，长春宫的宋贞妃，就要算这刘婉容最是刚正不阿了。便是韩惠妃，虽然是太祖微时收纳的，又随着皇后一同进宫，要算最早的妃嫔，位分又在诸人之上，他见了刘婉容，也怀着三分畏怯之心，不敢在他面前轻易调笑，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人敢去勾引他。

光义也久闻刘婉容的声名，定要把他弄上了手，方才甘心。无如韩惠妃等一班人，都不敢去招惹他。光义无法可施，只得自己出马了，好在担任着宫廷总监的名目，可以自由出入，他便借着查察六宫的名目，到刘婉容的宫内去走动。那刘婉容闻报晋王爷前来查宫，他却从从容容的在外宫迎见，行礼之后，很庄重地谈了几句话，便端坐无言，绝不开口，连眼角也不向晋王瞧一瞧。光义要开口和他兜搭，因见他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样子，惟恐轻易开口，把事情闹决裂了反为不美。坐了一坐，好生没趣，只推说还要到旁的地方去查察，搭讪着起身告辞。刘婉容也不客气，只说一声恕不远送，便退向内宫去了。光义走了出来，好生纳闷道：“这样的美貌女子，难道没有岁月之情？怎么我坐在那里，只是冷冷地连正眼也不瞧一瞧呢？听说圣上在宫，最是宠爱他，平常时间，他要怎样，便是怎样，圣上总是言听计从的。要图大事，必得把他收为腹心，方能事半功倍。但是他那正言厉色的样儿，令人瞧着，心下畏惮，纵有万语千言，也说不出口，这便如何是好呢？”光义筹思无策，闷闷不乐，觉得心内异常懊恨，暗暗地自己埋怨自己道：“光义，光义！你枉是生得人材出众，连个小女子也没有手段制服得住，还说什么国家大事呢？”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以口问心的好半晌，方才决定一个主张道：“我瞧刘婉容，乃是才貌俱全，秉性坚刚的女子。凡是刚直的人，只有软化的一个法子，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希图速效的。好在他的宫女内监，都被我贿赂通了，只要暗中嘱托他们，凡是刘婉容的一举一动，或是出宫游玩，或是到什么地方去，便来通报，我得了信息，即刻赶去，做个不期而遇。和他常常见面，盘桓熟了，再在他身上陪些小心，献些殷勤，慢慢使他软化，自然不知不觉的落入圈套了。”想罢主意，便不惜金钱，把服侍刘婉容的宫女内监，一齐买通了。果然刘婉容刚一举步，便有内监通知光义，光义便假做闲游，也向刘婉容所到的地方行去，与刘婉容劈面遇着，他便陪着笑，问长问短，十分殷勤。刘婉容从前见了光义，冷冷地不和他说话，原来生来的性情如此，并不是憎厌光义的。不料这天坐在宫中，好生无聊，出来游览一番，借此散散心情，刚才走到后苑太湖石边，劈面遇见光义，要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光义早已上前，兜头一揖。刘婉容只得还了一礼。

未知二人见面，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 秋千架上惊魂荡魄 芍药圃前蜜爱轻怜

话说刘婉容，因独坐深宫，觉得无聊，带了随身的两名宫女，来至后苑，游散消遣。

这个后苑，还是周世宗时建造的，有太液池、飞云阁、观鱼亭、绿荫轩、采莲径、延爽斋、绮望楼、明霞院、悦心殿、芍药圃、海棠树，各种胜景。楼台亭阁，高插入云；奇花异卉，繁华满目。太祖登基之后，又加以修葺，万机之暇，率领妃嫔，来此游赏。真个是揽湖山之胜，擅围林之奇，花木扶疏，景色宜人。

刘婉容同了宫人，正分花拂柳，行至太湖石旁，忽与光义劈面相遇。他见了婉容，满面含春，兜头就是一揖道：“我因昼长无事来此闲行，不意夫人也来游览，不期而遇，可谓有缘。”刘婉容见光义劈面撞来，一时无从回避，又见他满面笑容兜头一揖，也只得提起彩袖，还个万福。光义道：“未知夫人驾临内苑，没有早些回避，万忽见罪！”婉容答道：“王爷何用如此客气，婉容哪里经当得起。”光义道：“夫人想是刚才进苑，尚未各处游赏。我当陪侍而行，以免寂寞。”刘婉容忙道：“王爷请便，如何敢劳大驾呢？”光义道：“我奉圣上旨意，照料宫廷。夫人既至后苑，理应追随照顾的，夫人不必推辞。”刘婉容听了这话，不便再却，只是低垂粉颈，嘿嘿无语。

光义便老着脸，在前引导，有意要和婉容说话。便沿路上指指点点，告诉婉容道，这是什么花，这是什么树，就是一草一石，他也要指导婉容观看，向他诉说来历。婉容本来最爱游览风景，光义这一指点，恰恰地投其所好，任凭他性情孤僻，不肯和人兜揽，也就不知不觉的与光义问答起来。光义见婉容已与自己说话，心下不胜喜悦。

更加提起精神，显露出十分殷勤，追随着婉容，前后左右的照应。直待婉容把后苑游览已遍，回转宫去，他还一直送至宫门。婉容在途中再三辞谢，叫他不要相送。光义哪里肯依，总说照顾宫廷，乃是自己的责任。婉容推辞不得，只得由他送到宫门之前。光义却站在一旁，很恭敬地瞧婉容进了宫，方才退去。

那刘婉容本是坤宁宫的押班宫女，只因生来的性情，最喜游览风景。一有空闲，便到后苑去散步，无意中遇着太祖。太祖见这宫女，生成的花容月貌，十分动人，便临幸了他，封为婉容。只因宋朝宫廷之内，自皇后以下，有贵妃、淑妃、德妃；又有婉仪、婉容、婉媛；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谓之九嫔。那九嫔之下，还有贵人，才人，以及夫人、郡君等各种封号，都是经过天子临幸，方才加以封的。那刘婉容受封之后，只因才貌双全，深得太祖的宠爱，赐居永福宫。他住在永福宫里，每日必往后苑散步闲行，有时带着宫女同行，有时连宫女也不携带，独自前往。或折取花枝，或徙倚树下，或凭栏微吟，或临轩闲眺，竟成了日常清课。倘有一天，遇着风雨，不能前去，便觉心头怏怏，如有所失。太祖把婉容宠爱得什么似的，非但不阻止他，反把后苑修葺起来，添植了无数花木，建造了许多亭台，使婉容每日前去游赏。太祖有时高兴，也同着刘婉容驾临后苑，看他们斗草评花，投壶蹴鞠，好生快乐！刘婉容又有一桩本领，是荡秋千，他生成的弱骨纤腰，身轻体软，登上了秋千，荡漾起来，直入空际，或上或下，忽疾忽徐，好似飞仙一般，那彩袖飘扬，红裙飞舞，令人看了目眩神迷，真可称为绝技。及至下了秋千，娇喘微微，香汗盈盈，那种弱不胜衣的情形，更加令人不胜爱怜。太祖因他善荡秋千，特地制造了一架，立在芍药圃前。那座秋千架儿，造得格外灵动，踏板全用紫檀造成，嵌着珠宝，光辉夺目。两旁悬挂的彩绳，都用金银线绞起来的，远远望去，黄白相间，映着前后左右的花儿叶儿，红的绿的，四面环绕，如云露一般，灿灿可观。刘婉容见太祖为着自己，备下这般美丽的秋千架儿，心里愈觉欢喜！便常常地荡那秋千，借此遣兴。自从太祖驾临泽潞，亲征李筠，刘婉容很记念着太祖，不知此次出兵，能否得利，内心好生不快。竟有许多时日，没到后苑去游览。

这一天高兴起来，带了宫女来至后苑，巧巧的碰着光义。刘婉容本来十分腼腆，不愿多说什么，谁知光义异常殷勤，陪侍着到处游玩，回去的时候，又一直送至宫门。刘婉容只道他一片好意，不便深却，所以由他追随。到了宫门之前，方才分别而去。刘婉容这次游览之后，又提起了兴致，每天午后，必定往后苑去玩赏风景。哪里知道，每天必定与光义相遇，三回五次，都是如此，相见的次数多了，便慢慢地厮熟起来。再加光义有心要勾引婉容，一见面总是陪着小心，百般奉承。婉容瞧着光义，粉面朱唇，风流倜傥，内心也暗暗地夸奖。又见他语言有趣，性格温存，善能体贴妇女的意思，没有一样不凑合自己的心怀，便不知不觉地和光义有说有笑，十分莫逆起来。

光义见自己的计策已有效验，更是格外巴结，十分奉承，以博婉容的欢心。但是婉容虽然有说有笑，不像以前冷淡的样子，却是语不及私，绝无轻狂之态。光义言谈之间，有时涉于调笑，婉容便正颜厉色，只当没有听见一般，绝不回答。光义见他如此模样，倒弄得进退两难，没了主意，要想趁势去勾搭罢，见了他若即若离的神情，又恐怕闹出事来；要从此丢开手，不去引诱他罢，以前的一番功夫，岂不白白的花费了么？况且这样千娇百媚的美人儿，已经有了几分希望，也舍不得丢开手的。光义正因这事，十分为难，没有主意，谁知天缘凑合，机会来了。

那天光义因有几件要紧的政事和大臣们商酌施行，到后苑比往日迟晏了些，深恐刘婉容已经回宫，不能相遇，急急匆匆地绝不耽延，直奔后苑。进了苑门，静悄悄一些声音也听不见，暗道：“今天来迟了，刘婉容已游毕回宫了。”一面想，一面走，早经过了延爽楼、绕明霞院，越海棠树，将近到芍药圃，便听得啾啾的声音。光义听了，就知有人在那里打秋千，暗说道：“我闻听说刘婉容最爱打秋千，莫非他此时还没回宫，在那里打秋千么？”内心想着，赶行几步，已到芍药圃，停睛细观，果然是刘婉容，站在秋千架上，一高一低，一起一落，在那里荡个不已，并且没有宫女跟随，独自一人打着秋千。

原来刘婉容，因多时没有打秋千，很想打一回，舒畅舒畅筋骨，无知这儿天来到后苑，总与光义相遇，不便施展本领，心下好生不快！今天独自来至后苑，以为没有宫女相随，即使光义也未到苑中，自己只得一人，没有声息，便不致惊动光义寻找前来了。及至到了苑内，果然不见光义的影儿，心中大悦！料想光义今天不到这里来了，便放心大胆，拽起了八幅罗裙，露出了麦绿色盘金绣花裤儿，把腰中系的丝绦，紧了一紧，双手携住金银绞丝的绳索，两脚一蹬，早已蹲在紫檀踏板之上。但慢慢地把腰一拱，两脚一蹬，把踏板向前送出，那绳索就悠悠地向上荡。刘婉容顺势一蹬一送，接连不已，徐徐地紧急起来，那秋千也就渐渐的高将起来。初时不过离地一二尺远近，慢慢地高至三四尺，五六尺，竟高至一丈开外，那踏板抛起和架顶成了个平行线，好像身体在半空里荡着。那衣裳裙带，随风飘扬，映着一片斜阳，光辉灿烂，宛如洛水神妃，凌波仙子，在空中御风飞行，煞是好看。再加着三寸红菱，如春日初透的笋芽，瘦尖尖的，登在踏板之上，令人瞧着，愈觉销魂。

光义立在那里，看到好处，不禁连连叹赏！正在称赞之际，那秋千更加打得迅速起来，其疾如同风雨，其高直

上青云，忽听得“啊哟”一声，刘婉容双手一松，竟从上面直撞下来。你道刘婉容如何竟从上面撞下来呢？只因刘婉容许久没有打秋千了，今天打得很高兴，力气用得很足，时间经历过久，那秋千被他催动得如激箭一般，荡过秋千架的顶儿，差不多把刘婉容颠倒过来，脚底向天，头顶朝地了。刘婉容知道不好，要想收束时，哪里收束得来！不觉心里一阵眩晕，眼前一发黑，心中一模糊，双手一松，一个倒翻筋斗，从上面直撞下来。此时刘婉容的身体，被秋千荡得离地有二丈左右，这一撞下来的时候，光义早已瞧见，叫声“不好！”急忙之间，没有别法，只得拼命跑向前来，双手朝上一抱，巧巧地把刘婉容的身体抱个正着。只因撞下来的劲儿过猛，光义被婉容的身体一震，立脚不牢，一屁股坐在地上，幸亏满地的绿草，如茵褥一般，铺得厚厚的，并不觉得痛苦。光义坐在草上，忙向怀中看那刘婉容时，只见他星眼半合，檀口紧闭，鬓乱钗堕，乌云披散，已惊得昏晕过去不知人事了。光义见他这般模样，又是可怜又是可爱！紧紧地抱住婉容的娇躯，将自己的脸儿，贴着他的粉颊，轻轻地呼唤。

停了好半晌，那刘婉容方才渐渐醒来。初醒之时，还是娇喘不已，芳心跳动，躺在光义怀里，被他紧紧抱住。脸贴脸的厮偎着，不觉羞惭满面，慌忙要把光义推开，爬将起来；无奈受惊过甚，昏眩初醒，四肢无力，坐也坐不起来。光义趁势偎依着道：“好险呀！从这高处撞翻下来，把我急得神魂飞荡，只得舍命向前，将你抱住，总算皇天保佑，没有失误。但是受了这样大的惊恐，又是刚才醒了转来，那里有力气坐起，好在这苑中，除你我两个人以外，并无他人，你就睡在我怀内，将息一会，待力气恢复了，再起来罢。”说着，又紧靠着粉腮，低低问道：“不知道哪里受了伤损么？如果有什么地方疼痛，须要早早说出，从速医治，万万不可耽误！”刘婉容见身体被光义抱着，只因实在没有气力，不得动弹，本来羞愧无地。如今听了光义一番说话，方才记起，自己从秋千架上直撞下来，幸得光义相救，才能保全性命，心中好生感激。又见光义对于自己，万种温存，千般怜惜，眼瞧着这样美貌少年，将身体搂抱、相偎相倚，又是那样的恩深义重，轻怜蜜爱。人非草木，岂能无情？那一片芳心，早已把握不定了，怎禁得光义又百般兜搭？便也佯嗔薄怒，似拒非拒，任凭光义满身抚摸，亲颊接吻起来。虽然没有真个销魂，那一场轻薄，也就达于极点了。两人亲昵了大半日，刘婉容的气力方才复原。光义扶着她，慢慢坐起。

原来，妇人女子的性情，最是偏执，要是心内不愿意，任凭如何趋承巴结，他总是冷冷淡淡的，一百个不瞅不睬。也不是势力所能加，威武所能屈的。惟有慢慢地用着深情，把他的芳心，挽回转来，使他知道这人是个温文尔雅，善于用情的，并非那粗暴强横，毫无情义的人可比，他的心肠便自然而然的改变过来了。及至心肠一经改变，他却死心塌地，一片深情，都用在这个人身上。从前冷冷的，现在变做一盆火一般了；当初淡淡的，如今便非常的亲昵了；那不瞅不睬的神情，也变作相怜相爱了。如果这样一来，他为着这个人，赴汤蹈火，粉身碎骨，都不推辞的。自古以来如文君的私奔、绿珠的坠楼，以及虞姬的自刎而亡、关盼盼的高楼独宿，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风流佳话。

如今这刘婉容，屡次遇着光义，见他对于自己，万种温存、百般体贴，心中早已觉得光义这个人在妇女身上是很能用情的，便不知不觉有些喜爱他了。及至秋千架上直撞下来，在那性命攸关的当儿，又得光义奋力相救，感念着活命之恩，更加觉得光义是个有恩有义的人了。所以倒在光义怀中，一任他抚摸轻薄，丝毫没有却避的意思。况且那时，他方才苏醒转来，四肢无力，百体皆慵，就是要想却避，也动弹不得。男女偷情，最要紧的是第一次接近的时候，只要接近之后，两心相印，并无违忤，便可以势如破竹，绝不费力了。这时的光义与刘婉容，虽没有真个销魂，却已到了相亲相爱，双方默许的地步了。所以光义把婉容慢慢地扶着，坐将起来，婉容还觉得十分娇慵，仍旧将头枕在光义的肩上，徐徐地伸出两条玲珑玉琢的臂膊，把香云整理了一会，方叫光义扶他起立。光义听了，如奉着圣旨一般，急忙地双手捧着婉容，从地上立起。哪知婉容的气力，仍未恢复，一双金莲贴在地上，仍是站立不稳，如轻风弱柳一般，东摇西晃，势将倾跌。光义见了这个样子，急忙把他扶住道：“你刚才苏醒转来，尚难独自行走，还是我搀扶着送你回宫罢。”刘婉容听了，并不答言，只将头点了一点。光义便扶着婉容，慢慢地回至宫中。

一群宫娥，见光义扶着婉容，喘吁吁地走将进来，不知什么缘故，一齐迎上前去，询问原因。光义道：“娘娘从秋千架上跌下地来，幸亏我打从那里经过，将他扶住方才无事，但已跌得昏晕过去，不省人事，此刻还是力倦身慵，不能动弹。你们快领着我，送往寝宫里面，扶他安睡，好好休养。”众宫娥听了，连连答应，有几个在前领导，有几个帮着光义搀扶着婉容，直入寝宫。光义好好地扶他在沉香床上睡下，随手取过一条龙凤绣衾，替婉容盖在身上。又将锦帐放下，方才嘱咐宫娥，好好的侍候着，不可无故惊动，待他将养了一宵，自然痊愈。宫娥们连声应诺。光义还不放心，又轻轻地揭开锦帐，看了一眼，见婉容星眼微闭，玉体横陈，已是呼呼地睡去。

光义便放下了心，径自退出宫来，也不到韩惠妃、方婉仪等宫去，直至自己休息的地方。早有内侍服侍着；用过晚膳，陈上香茗。光义想到日间的事情，真是机缘凑巧，这刘婉容又是自己的囊中物了。心内想着，好生畅快！



喝了几口茶，便命内侍服侍睡下，觉得心宽意适，头一着枕，早已沉沉睡去。直至醒来，天已黎明，忙忙地起来，梳洗已毕，整冠束带，出外会集文武，办理政务。直至晌午，退回宫来，一心惦念着刘婉容，匆匆地用半午饭，直向永福宫中瞧视婉容。

他只因惊骇过度，昏晕了一阵，并无什么疾病，将养了一夜，已是精神复原，毫无所苦。清晨起身，宫女们侍候着梳头理发，洗面漱口。他知道光义必定要来看望自己的，便格外地整理修饰，延至晌午，方才完毕。用过午餐，正和两个贴身宫女，讲论昨日在秋千架上怎样地跌下，怎样地得到光义相救，才能保全性命。不然，早已跌得筋断骨折了。那两个宫女，早已得了光义的贿赂，便在婉容跟前，称赞光义怎样的多情，怎样温和，不但生得容貌秀美，而且能够体贴人，便是昨天扶了娘娘回来，他还亲自送至寝宫，好好地服侍睡下，又亲手替娘娘盖上绣衾，放下锦帐，嘱咐我们小心侍候。临去的时节，还轻轻的揭开帐门，仔细看视，见娘娘安然睡着，方才放心前去的话，一齐告诉了婉容。婉容心中更是感念光义，觉得他的为人，竟是好到绝顶的了。说也奇怪，当初刘婉容虽与光义相逢，见他生得清俊秀美，风度翩翩，却是心地空明，毫不动情。自从昨日得了光义的援救，便觉内心常常念着光义，连行处坐处，都觉得光义的态度神情，时时刻刻映在眼中，要想把惦念他的心肠抛将开去，哪里知道刚才抛去，又兜上心来，任凭如何也抛不开去。如今表面上与宫女讲着话，一片芳心，却忆着光义，盼望他前来，好两下里细聚衷情。

正在这个当儿，守门官监前来报道：“启上娘娘，晋王爷来看望娘娘，已是进宫了。”刘婉容正在盼望，听说光义已到，心中不胜喜悦！便道：“请王爷内宫相见。”官监奉命退出。

不到片刻，光义已直入宫内，见了婉容，满面春风的道：“昨日受惊，今天想已平复了，我心中十分惦念，昨夜一夜未能安睡，早上便要前来探望，只因政务羁绊，不能脱身，所以此时才来，望勿嗔怪！”婉容忙道：“王爷说哪里话来。贱妾昨日若无王爷相救，早已没了性命，此恩此德，虽粉身碎骨，也难报答。如今又蒙王爷亲自探望，使贱妾何以克当？”两人谦让着，相对入座。婉容吩咐宫女，速将御用香茗取来，奉敬王爷。宫女便去取了太祖平时用的金碗，盛了香茗，献于光义，又将婉容用的玉碗，也盛上一盞来。当下光义与婉容喝着茶，便密密切切的谈起心来。那两个宫女，十分知趣，瞧着光义和婉容，低言悄语，谈得异常亲密，径自退了出去，只剩下光义、婉容两人，相对而谈。试想，孤男寡女，在这时候，既没有有人在旁，还有什么顾忌呢？况且，这光义与婉容，一个是有意挑逗，一个是感恩知己。两人早已心心相印，不过没有机会，未曾上手罢了。现在深宫相对，宫女们自行退出，正合着两个人的心意，好似干柴逢着烈火，哪有不燃之理。此时那些宫女，都在外面候着，连气也不敢轻喘一声，惟恐惊动了王爷和娘娘谈笑的声音。又听得呼唤宫女，取茶前来。这些宫女，哪敢怠慢，忙忙地斟了两杯香茗，送将进去。只见光义满面春风，十分得意。婉容却云鬓微蓬，金钗斜插，和光义并肩携手的坐在那里，唧唧啾啾，不知说些什么。

那宫女送上香茗。光义笑嘻嘻地称赞道：“好呀！你们很知道理，我与娘娘定当重重地赏赐你们。”那宫女微微地一笑道：“服侍王爷娘娘，乃是奴婢等份内之事，怎么敢望赏赐呢？但愿王爷不要嫌奴婢们粗蠢，没有旁的宫中的姊妹善于趋承，常常地前来坐谈一会，莫辜负了我们娘娘今日的一番深情蜜意，便是奴婢的万幸了！”光义听了，不觉哈哈笑道：“可儿！可儿！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婢。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了！”刘婉容听着宫女们的话，明明指定自己与光义的私情而言，倒觉得不好意思，满面羞惭，低下头去，用手整理着衣裙，默默无语。那宫女又凑着趣道：“时候已是不早，奴婢去传御膳司，备桌酒筵来，王爷便在这里用晚膳罢！”光义正舍不得抛却婉容，听了这话，恰中心怀，连连点头道：“很好，很好，你就传去罢。”婉容却拦住道：“且慢！你去传酒，倘若御膳司问你何人在宫，为甚要备酒筵？你却如何回答呢？”那宫女道：“娘娘放心！奴婢只说惠妃娘娘来至咱们宫中，一时高兴，要和娘娘饮酒取乐，那就万无一失了。”婉容本意也要将光义留在此处，方可停眠整宿，以随自己的心愿，见那宫女说得有理，也就不加阻挡，由他传去。

不多一会，酒已传来，婉容深恐外面不便，即命宫女在寝宫内安排饮酒。宫女们奉了命令，便七手八脚，调排桌椅，安放杯箸，请王爷、娘娘入席饮酒。光义便携了婉容的纤手和他并肩坐下，宫女们斟上酒来。两个人浅斟低酌，谈谈讲讲，情味十分浓厚。这席酒，虽没有丝竹管弦之盛。但是男贪女爱，眉目传情，觉得另有一种趣味。两人直吃到月上花梢，方命宫女撤去残席，携手就寝。那一夜的欢娱，自不必说了。从此刘婉容也和光义打通一路，替他从中出力了。

光义把太祖的妃嫔，勾引上手，只顾偷寒送暖，暗中取乐，哪里还记念着太祖的出征辛苦呢？哪知好事难长，这日光义忽然接到一道旨意，心中不免着慌起来。

未知是何旨意，且听下回分解。